

記憶中的家鄉，那是一座不大的縣城，丹楓道上總是人來人往，吆喝的小販、閒談的夥計、走馬觀花的行人，還有匆匆趕到縣城的農民。農民戴著那頂手編的草帽，佝僂的模樣，肩上扛著一條長長的扁擔，竹籃裡的物件用紅布裹著，我知道紅布下的是好東西，是農民扛著那些細挑的最好的貨色，摸黑起來趕路，將這最新鮮的蔬菜扛到集市上賣，他們只是看著腳下的路，看著那條長長的路。一條道，形形色色的人走著，從丹楓道的這頭走到那頭，總是不同的風景。

兒時回鄉的我總是愛走在這條最熱鬧的道上。這條丹楓道上，我總是牽著母親的手，東看看，西看看，一切於我而言都是新奇的。每當路過道邊的那家糕餅店，我總是被那香甜的味道勾去，那香味化作一條無形的細繩，將我引至那櫥窗前。望著那金黃酥脆的外皮、油亮的酥皮，誘人的香味鑽入我的鼻中，我不禁垂涎三尺。王姨端著一盤剛出爐的糕點，俯下身子，遞給我一塊。我小心翼翼地接過，騰騰的熱氣從指尖綿延到全身。我小心的咬一口，酥酥綿綿的口感，那塊糕點在我口中化開，甜入心間，唇齒留香。我眼巴巴地望著那盤仍是冒著熱氣的糕點，我不禁咽了咽口水，想伸手，卻是羞紅了臉，手蠢蠢欲動，卻又僵在空中，訕笑著。王姨忍俊不禁：「你這小饞貓，這個好吃，再給你一塊嘗嘗鮮。」我嘿嘿一笑，為那一塊糕點雀躍著。鄰里街坊不被生意所羈絆著，走累了，隨意走進一家小舖頭，母親便與店主攀談起來，我好奇地看著貨價上琳瑯滿目的物品，貨架之間，店主的小兒子與看門狗大黃一起偷吃著店裡的香腸。看見我來了，連忙竊竊笑著，噓聲連連：「姐姐，你可別和我爸講，他會揍我的。」我遞給一個心領神會的神情，我倆相視一笑，櫃檯前，仍能聽到母親與店主爽朗的笑聲。

走至中段，賣唱的聲音漸行漸響，那是一對夫妻，妻子的瞳仁只剩下一半，而丈夫在一旁賣力地唱著。兩隻話筒連著一隻小小的音響，二人的合唱卻是響徹雲霄。一旁的姑姑不禁唏噓著：「這李志一家本是經營煙草店的，這二人出車禍，那車玻璃扎到他老婆的眼睛，就成了現在這樣，瞳仁缺一塊，他老公四處求醫，花光了積蓄，抵了煙草鋪，現在在這道上賣唱。」母親應和著：「倒是對苦命鴛鴦。這李志如此都對老婆不離不棄，算得上的好丈夫。」說著便摸索著，從錢包中掏出幾張紙幣塞入我手中：「寶貝，放李叔叔前面那個鐵箱裡。」母親輕輕拍著我的背，將我向前一推。我怯怯地看著李阿姨一眼，她殘破的眼睛仍是使我膽顫。我瑟縮著身子，將紙幣投入鐵皮箱中，卻又好奇的看李阿姨一眼。李阿姨似是察覺到我的目光，回饋我一抹微笑。因為這一抹笑，我放下對李阿姨的害怕，不禁為她鼓掌。不經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走至丹楓道的盡頭，人漸漸稀疏，吆喝聲漸漸揮至腦後，映入眼簾的是一條清澈的江——家鄉的母親河蘭江。柳綠江南岸，碧綠的江水倒映著排排柳樹，萬千絲條垂下，為江水畫出一幅春日圖。照日深紅暖見魚，連溪綠暗晚藏烏。魚群嬉戲，水光一色，浮光躍金，粼粼波光蕩漾著，江天一色無纖塵，皎皎空中孤月輪。漫步於蘭江邊，極目遠

眺，感受自然之趣。江作青羅帶，山如碧玉簪，微風拂面，拂去一天的困倦。我歸屬宿此，我根扎於此，只是我向南方生長而已。

我隨著父母一路遠行，忘不了的仍是這片淨土，這片我本屬的鄉土。家鄉的市儈人情，景色烙印於我的腦中。它隨我漂至遠方，它時常呼喚著我，呼喚著家鄉鄰里的魚水情，呼喚著我這些遠行的人們，呼喚著我深深描摹刻畫的兒時記憶。漂泊的人啊，你是否也聽到家鄉溫柔的呼喚？